

鄧家莊

中華書局印行





A541 212 0020 8585B

小小說例言

一本書文字淺顯，材料活潑；取名爲小小說，凡是已通文字的人，固然可以用牠做消遣品；就是略解字義的人閱讀本書，也可以幫助他走上了通文的捷徑。所以，本書不論在小學教育、民衆教育和家庭教育各方面，作爲國語文的補助讀物，都很適宜。

一本書根據各種舊小說編成，取材都是最富有興趣的；並且，每種都有一個不同的封面，繪成彩圖，鮮明悅目，尤其可以助人興味。

一本舊小說向來爲社會上所歡迎，不過，在故事的本身上，或者有傷風化的地方，本書對於這種材料，一概刪去；在文字上，或者有原文太深，和鄙俗不堪的，本書便重加改作，使讀者既容易領悟，且不致被惡劣的文字所同化。

一本書每寫一段故事，只取應敍的事實，其餘繁文枝節，完全刪去；至文字分段另行排列，目的是要使閱讀時，容易醒目。

一本書用三號字排印，行款疏朗，絕對沒有字迹模糊，損傷目力的弊病；小本精裝，攜帶也很便利。

鄧家莊

話說清朝有箇滿洲人姓安名學海。曾爲南河一帶河工州判。因爲人正直。不合上司之意。每多申斥。遂告退不願爲官。平生最喜結交英雄豪傑。有一箇老盟兄姓鄧行九。人都稱他爲鄧九公。住在茌平鎮鄧家莊。一身本領非常。亦是英雄不遇。時祇做了箇保標的老江湖。當時安學海告退動身回家。走至半路。

忽然想起鄧九公來。卽告知跟隨等欲去訪鄧九公。卽一路行至鄧家莊。豈意鄧九公此日不在家中。詢其家中人云。往其女婿褚一官家去了。又找至褚一官家。方見著鄧九公在內。一番見禮罷。鄧九公卽令擺酒接風。飲酒間。談了無數別後渴念之語。鄧九公道。老弟可知我八十餘歲的人。在江湖上亦算得箇名揚四海。豈意到了歇馬時。幾乎聲名掃地。後來幸虧得來了箇女子。真是我的恩人。替我出氣。方爭過。

這面子來。安學海道。老哥。你這樣年紀。這等威名。如何說有恩人起來。願問一箇詳細。

鄧九公道。我整整的保了六十年標。不曾丟過一次臉。失過一次事。那一年我想收船好在順風時便預先告訴親友們。說明年一定歇馬。一應聘金槧不敢領。承那些親友客商們都遠路差人送彩禮來。給我慶賀。又與我掛了一塊匾。寫的是名鎮江湖四字。我那莊上西院裏正中搭了座戲臺。在府裏叫了一班

戲子。把那些客人左右鄉鄰普通一請。大家都來道喜。吃酒看戲。這箇一杯。那箇一盞。輪流把我灌著。正在高興。忽見我看門的莊客跑了進來。說道。外面來了一箇人口稱來送禮賀喜。問他姓名。他說見面自然認得。我就吩咐莫問他是誰。只管請進來。大家吃酒看戲。一時請來。只見那人身穿一件青綢紬祫襖。歪戴頂帽兒。腳穿一雙熟皮鞋。身上背著藍布纏的一樁東西。約莫是件兵器。後邊跟著一人。手裏托著

箇紅漆小盒兒。走上廳來。把手一拱。說道。請了。只此兩字。他就挺著腰。叉著腳。扭過臉去站著。我心裏說。這箇人來的古怪。因問他足下貴姓。

他道姓鄧的。你非不認得我。你休推睡裏夢裏。今日聽得你摘鞍下馬。特來會你。我仔細一看那人。卻也有些面熟。只是想不出是誰。因對他說。足下恕我眼拙。一時想不起那裏會過。他說我叫海馬周三。你我在牤牛山地方。曾有一鞭的交情。這句話。我想起來

了。五年前我從京裏保標往下路去。我們同行有箇金振聲。他從南省保標往上路來。走到牤牛山。他的標貨被人吃去了。是我路見不平。趕上他。打了一鞭。奪回原物。他因此懷恨。前來報仇。乘著我有事。要在衆人面前糟塌我一場。我說朋友。你錯怪我了。這同行彼此相救。是我們的行規。況這事已過。今日既承下顧。現成的酒席。你我就借這盃酒。解開這箇結。作箇朋友。你道如何。

那些在座的客。一同上前解和。我看衆朋友面上。也算讓他了。誰知他不知擡舉。說道。不必讓茶讓酒。自你我忙牛山一別。我埋頭等你。終要合你狹路相遇。見箇高低。今日你既摘鞍下馬。我海馬周三。若暗地等你。也算不得好漢。今日到此。當著衆位。請他們作箇見證。要合你借一萬八千的盤纏。補還我忙牛山的那椿買賣。你是服的。雙手捧來。便罷。儻若不肯。我也不叫你爲難。我這盒裏裝著一碗胭脂。一盒香粉。

兩朵通草花。你打扮好了。就在這臺上扭箇一週兒。
你看我。塵土不沾。拍腿就走。說罷。把盒子揭開。放在
桌上。老弟你想。就像一箇泥佛。可能聽了不動氣嗎。
安學海道。這人行徑。豈不是箇小人了。鄧九公道。老
弟。你莫要小看了他。不想這等一箇人。竟自能伸能
屈。安學海便接著問道。後來吾兄便如何。鄧九公道。
那時我無名孽火。從腳底下直透頂門。只是礙著親
友。不好動粗。我便變作啞然大笑。說道。我只道你用

一百萬八千萬。那可叫我拿不出。要一萬銀子。還備得起。回頭我就叫人盤銀子去。在座的衆人還苦苦相勸道。二位不可過於認真。有我們在此。大家可緩緩商議。我便對大家說道。衆位休得驚慌。我鄧某雖不才。還分得出皂白來。這事無論鬧到如何。與衆位決不相累。

霎時。把那銀子搬齊。放在桌上。我說朋友紋銀一萬兩。在此。只是我的銀子。是憑精神氣力掙來的。你這

等輕輕鬆鬆。只怕拿不去。此地卻是我的舍下。自古
主不欺賓。你我說明都不許人幫。就在當場見箇強
弱。你打倒了我。立刻搬了銀子去。萬一我的兵器上
沒眼睛。一時傷犯了你。可也難逃公道。說著。我便拿
了那把保標的虎尾竹節鋼鞭。他也抖開他那兵器。
原來也是把鋼鞭。合我這鞭的劙兩。不差上下。那時
衆人都出廳來。遠遠的站著。便是我自己的人。也因
我有話在前。不敢走近。當下我兩箇亮了兵器。就交

起手來。及至一交手。纔知他不是五年前的海馬周三了。他那一條鞭。使了箇風雨不透。休想破他一絲。我兩箇來來回回。正鬪得難分難解。只見從正東人羣裏。攢出一箇人來。手使一把倭刀。把我們兩箇的鋼鞭。用刀背往兩下裏一挑。說你二位住手。聽我有一句公道話講。那時我只道是來幫他的。他亦只道是來幫我的。各各收回兵器。跳出圈子來看。只見那人身穿素服。頭戴孝髻。斜掛張彈弓。原來是

箇女子。那時我同海馬周三二箇。纔要合他答話。忽然正西上飛過一枝標來。正奔了那女子胸前。我將說得聲防暗算。他早把身子一閃。那標早打了空。接著又是第二枝打來。他不閃了。只把身子一蹲。伸手向上一掉。早把那枝標拿在手裏。緊跟著。又是第三枝打來。那時他把手裏這枝標迎著那枝標。打了出去。打箇正著。只見冒了一股火星。噠啷啷一聲。兩枝標雙雙落地。

那四面看的人。就像海潮一般。喝了箇大彩。那發標的人。也不會露面。早不知嚇到那裏去了。他也不去尋。便向我合海馬周三道。你們二位。今日這場鬪。我也不問你們是非長短。只是一箇靠著家門口。一箇靠著暗器。便誰贏了。也被天下臺雄恥笑。這恥笑不恥笑。卻與我無干。只是我要問你。何以輸了。便該擦脂抹粉戴花。難道這臘脂花粉裏頭。便不許有箇英雄不成。如今你兩箇且慢動手。這一桌銀子。算是我

的了。你兩箇。那箇出頭合我鬪一鬪。且看看誰輸誰贏。那箇戴那朵花。擦那臘脂。抹那粉。老弟那箇當兒。劣兄到底比海馬。周三多吃了幾年飯。一看他那光景。斷非尋常之輩。不可輕敵。纔待合他講禮。那海馬周三見壞了他的道路。又欺他是箇女子。冷不防。嗖的一鞭。那女子也不舉刀相迎。只把身子順著來翻過腕子。從鞭底下用刀往上一磕。早把周三的鞭削作兩段。衆人又是齊聲喝彩。只就那喝彩聲音。

裏頭。接著一片喊聲。早從人隊子裏跳出二三十箇雄壯大漢來。

安學海問道。這又是何等人。鄧九公道。這班人原來是海馬周三的夥伴。預先叫他隨了那起戲子。喬粧打扮。混了進來。一箇箇埋伏在此。那時纔聽得衆人一聲喊。這女子下面乘勢就是一箇潑腳。把海馬周三踢得爬在地下。他趕上一步。一腳踏住了他脊梁。用刀指著那羣人道。你們那箇上前。我就先宰了你。

這箇海馬周三作箇榜樣。那班人聽了這話。生怕壞了他頭領。都嚇得不敢上前。倒退下去。他便對那班人說道。就請你衆人偏勞。把那箇紅漆盒子捧過來。給你頭領戴上花朶。抹上脂粉。好讓他上臺。扭給大家看。

只聽海馬周三爬在地下。高聲叫道。衆兄弟。休得上前。這位女英雄也莫動手。我海馬周三也作了半生好漢。此時我不悔我來得錯。我悔我輕看了天下英

雄。今日當場出醜。我也無顏再生人世。便是死在你這等一位女英雄刀下。也死得值得。就請砍了頭去不必多言。老弟你只聽聽那女子的本領。可是脂粉隊裏的一箇英雄。英雄隊裏的一箇領袖麼。

安學海聽了。用手把桌子一拍道。痛快。拿起盃來。一飲而盡。便接著問道。這場惡鬪。鬪到後來如何落場。鄧九公道。老弟。我那時。只怕那女英雄。聽了海馬周三這段話。一時性起。把他手起一刀。雖說給我增了

光出了氣。可就難免在場衆親友受累。正在爲難。又不好轉去勸他。誰想他那些夥伴。一見他頭領吃虧。那女英雄定要叫他戴花擦粉。急得一箇箇早丢了手中兵器。跪倒哀求。說這事本是我家頭領。不知進退。冒犯尊威。還求貴手高擡。給他留些體面。我等恩當重報。只聽那女英雄冷笑一聲。說你這班人也曉得要體面。假如方纔這八九十歲的老頭兒。被你們一鞭打倒。他的體面安在。再說方纔若不虧你姑娘。

有接標的手段。著你一標我的體面又安在。衆人聽了更無言可答。只有磕頭認罪。

那女英雄睬也不睬。便一腳踏定海馬周。三一手拿著那把倭刀。換出一副笑盈盈的臉來。對著在場的大衆說道。你衆位在此。休猜我合這鄧九公是親是故。前來幫他。我是遠方過路的人。合他水米無交。我平生慣打無禮硬漢。今日撞著這場是非。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並非圖這幾兩銀子。說了這話。他然後回

頭對那班周三的夥伴道。我本待一刀了卻這廝性命。既是你衆人代他苦苦哀求。如今權且寄下他這顆頭。你們要我饒他。只要依我三件事。第一。要你們當著在場的衆人。給這主人賠禮。此後無論那裏見了不准胡鬧。第二這鄧家莊的周圍。百里以內。不准你們前來搔擾。第三你們認一認我這把倭刀。合這張彈弓。此後這兩樁東西。一到無論何時何地何人。都要遵照我吩咐的話行事。這三件。件件依得。便

饒他天字第一號的這場羞辱。你們大家快快商量回話。

衆人還不曾開口。那海馬周三早在地下喊道。只要免得戴花擦粉抹脂。都依都依。再無翻悔。那衆人也一疊聲兒合著答應。那女英雄這纔一擡腿。放起海馬周三。那嘶爬起來。同了衆人。走到我跟前。齊齊的尊了我一聲。聳九公爺。向我磕了陣頭。就要告退。老弟。古人說的好。得意不可再往。又說不可向世路結

仇。我就連忙扶起他來。說周朋友。你走不得。從來說。
勝敗兵家常事。又道是識時務者呼爲俊傑。今日這
椿事。從此一字休提。現成的戲酒。就請你們衆兄弟。
在此開懷痛飲。你我作一箇打不成相交的朋友。
好不好。那海馬周三。他倒也得風便轉。

他道既承台愛。我們就在這位姑娘的面前。從這句
話。敬你老人家一杯。當下大家上廳來。連那在場的
衆人。也都加倍的高興。我便叫人收過兵器。從新開

戲洗盞更酌。老弟你想這箇禮須得讓那位女英雄首座了。我連忙滿滿的斟了一盃熱酒送過去。他說道我十三妹今日理應在此看你兩家禮成只是孝服在身不便宴會再者男女不同席就此失陪再圖後會說著出門下階。嗖的一聲托地跳上房去順著那房脊邁步如飛連三跨五霎時間不見踪影。

我這纔曉得他叫作十三妹老弟你聽這場事的前後因由劣兄那日要不虧這位十三妹姑娘豈不把

一世的英名喪盡。你道他如何算不得是我的一箇恩人。因此那天酒席一散。衆人走後。我也顧不得歇乏了。便要去跟尋這人。這纔據我們莊客說。這人三日前就投奔到此。那時因莊上正有事。莊客們便把他讓在前街店房暫住。約他三日後再來。現在他還在店裏住著。我聽了這話。便趕到店裏合他相見。原來他只母女二人。他那母親又是箇既聾且病的。看那光景也露著十分清苦。我便要把合海馬周三賭

賽的。那一萬銀子相贈。無奈他分文不取。及至我要請他母女到家養贍。他又再三推辭。問起他的來由。他說自遠方避難而來。因他上無兄。下無弟。一家孤寡。深恐到此。人地生疏。被人欺負。知我小小有些聲名。特來投奔。要我給他家遮掩門戶。此外一無所求。當下便合我認了師生。他自己卻在這東崗上青雲山。山峯高處找了一塊地。結幾間茅屋。仗著他那口倭刀。那張彈弓。自食其力。贍養老母。我除了送給他

些薪水之外。憑你送他何物。他一概不收。如缺了用度。向我借些微財。不到數日。他依然照數還了我了。因此直到今日。我不曾報得他一點好處。

安學海道。據這等聽來。這人還不單是那長鎗大戟的英雄。竟是揮金殺人的俠客。我也難得到此。老兄台。你合他既有這等的氣誼。如何得引我會他一會。鄧九公聽了這話。怔了一怔。未曾說話。兩眼一酸。那眼淚早泉湧一般。落得滿衣襟都是。連那白鬚上也。

沾了一片淚痕。歎了一聲道。老弟劣兄是箇直腸漢子。肚子裏藏不住話。獨有這椿事必須慎密。不好泄漏他的機關。我家裏都不會提著一字。不信你只問他們就知道原故了。如今承老弟問到這句話。我兩箇氣味相投。肝膽相照。我可不能瞞你了。

原來這位十三妹姑娘。他父親曾任副將。乃朝廷二品大員。只因遇著了箇對頭。這對頭是無大不大的。一箇大腳色。正是他父親的上司。因為姑娘婚姻的

事得罪那廝。他就尋了箇錯，叢了一本，將他父親革職拿問。下在監裏。他父親一氣身亡。那時要仗他一身本事，不是取不了那賊子首級。要不了那賊子性命。皆因一則他是朝廷重臣。國家正在用他建功立業的時候。不可因一人私仇，壞國家的大事。二則他父親的冤枉。他的本領。全省官員皆知。設若他作出件事來。冤冤相報。大家未必不疑心到他。萬一機事不密。他有箇不測。老母無人贍養。因此忍了這口惡。

氣又恐那賊子還放他媚母孤女不下。叫他的乳母丫鬟身穿重孝。扮作他母女模樣。扶柩還鄉。他自己奉了老母。避到此地。不想前幾天。他這母親又得了箇痰症。死了。他如今孝也及穿。事也及辦。過了頭七。葬了母親。便要去報殺父大仇。今日他母親死了第四天了。只有明後日兩天。他此時的心緒。避人還避不及。我怎好引你去見他。老弟。若論你合這人。彼此都該見一見。纔不算世上一樁缺陷事。只可惜

老弟來遲了一步。他不日就要天涯海角遠走高飛。
你見他不著了。安學海聽了無可如何只得作罷。當
時酒飯吃完。這一席話也就談完了。

鄧九公云。得意不可再往。又云。不可向世路結仇。這
兩句話。真是從走徧江湖中得來的閱歷。海馬周三
輕視天下英雄。恃強尙氣。記仇圖報。以致吃了此種
眼前的虧。然則閱歷二字。豈不是人生所最要緊的
麼。

(終)



A541 212 0020 85858

民國六年八月發行
民國廿一年九月五版

(小) 小說

每冊定價銀五分

有不著作權印翻准

編輯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
中華棋盤街局

各省中華書局

註冊商標



中華書局
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